



失一元老為國家羞

吐蕃劫盟

綱目云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為可刑牲
軟血要質鬼神與結盟誓况吐蕃在唐尤為桀
黠德宗猜忌多疑反乃信其不當信特命瑛瑒
與之結盟其所以致劫盟者豈唐人自取之再
宣力最多

率諫官守關

綱目

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陸相見踈延

齡被

豈一日之積毫厘不代至用柯斧則

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凜上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

慟哭於庭

治民如治家

撫字心勞

憲宗

征伐皆捷

翕然稱為得人

綱目云李吉甫雖不在端亮之列然於裴均能翰訪問之惻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均得人之言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哉

人不敢干以私

批勅

君威難犯也有能少旨以犯之者其忠鯁過人矣

朝廷清明以此

杜黃裳

衡李吉甫裴均李藩李絳皆賢相

在朝如崔群白居易皆讜直元和之世云云
勸聲如雷

遣裴度宣慰魏博賜錢五十萬緡犒其軍受賜
云人所以德澤懷固如此向非德宗應機之敏
捷而遣裴度何以致是哉

倚度一人

雪夜入蔡州

李愬用佑計雪夜引兵入蔡州風雪陰晦則烽火不
知吾至兵非出奇不勝如此乃良禽也

貶韓愈朝州刺史

綱目云韓愈表陳戎政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
議不盈至今凜凜有生氣因是見貶豈不為
可乎哉

敬宗

冊奏六箴

目時之弊而歷揭所當務者欲人君置之常處
之所以為朝夕規此善事君者也

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服諷御
乘制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海以諷

史意下
一以罕一
悔弃讜言五曰亦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
以諷輕出帶遊

文宗

親策制舉人

綱目云制舉以待之才而非常之才忠信
嘉謀若劉蕡者反由此而擯黜當時中選如裴
休李邵杜牧崔慎由雖一時之士亦所不足錄
也親策若是果何取哉

劉蕡時策極言

出注鎮鳳翔

甘露之變

綱目云甘露之變文宗失於用小人之謀故其
禍至此訓註奸邪未及奉事已有相傾之謀萬
一其事果諧則唐之社稷寧不岌岌此正易所
謂小人勿用之時也雖然其謀則舛其理則正
宦官專擅兵柄親弑兩朝而又濁亂朝綱脅制
天子其罪何可勝言訓注庶謀誅之事也於正
雖敗亦榮也

天下事決於此司

綱目

文宗

除宦官當擇資相而在之朝廷

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
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用詭計操
戈入室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拜塗地幾亡
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
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闕寺橫制天下之權雖根掘之已成實輕謀必
速之也

四朝將相

威望遠達四夷

威望遠達四夷上見唐使輒問安否以爲繫

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余年

太平可

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法奢從儉中必翕然謂

云云

治不常有也天下有具治之望必入主有一時
之銳焉

太平無象

鑑云君明臣良上令下從俊良在位倭邪黜遠
礼修樂率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遠戢諸侯
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

象也于斯時也闍寺脅君土內藩鎮阻兵於外
士率殺逐主師拒命自立軍旅歲具付斂日急
天下已大亂矣而僧孺乃胃太平無象不亦謳
乎

武宗

至治有效也倡無刑之治以悅君是謳其君也

籌邊樓

悉坦謀以維州來降

綱目云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幸而李
德裕張布方畧
坦謀帥衆來降非叛也

之士也

牛李之怨愈深

去朝廷朋黨難

鑑云人主明不能強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
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明黨之譏具矣故朝廷
有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罪群臣也文宗
不能察群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
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
去况何北賊乎

澤潞近在腹心

鎮魏使息听舍

以直言可以感人而取置有方故皆為之用

曳地光明甲

德裕誥之辭屈

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五十里曳地光明甲

若之何取之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外兵

赴榆杜弁何能擾如此之

耳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正以欠軍士綸一

匹故致此乱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

綱目云見理明自則听言不眩若德裕之於元

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

苟然若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子以

施刑斯及刑一而懲百矣

微賊決不可恕

僧尼勒歸俗

宣宗

書真觀政要於屏風

頗牧在吾禁中

畢城徐為邠寧節度招諭党項皆降

一陳事文臣而許以古干城之將亦明於任將

者矣

處分語

綱目云宣宗欲以一人之智而肩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辟如蕪刻之吏謹始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階前萬里

外臣所治之地遠矣人主有要以知之則視遠猶近也

宰相可謂有推

威嚴不可仰視

綱目云古者臣進戒於君上申救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親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正實防之如愚胥史惟恐其敗也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曰敏中令狐陶之徒恃寵固位二十余年其相如此則其君功烈可知也

南北司如水火

綱目云令狐陶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乎

僖宗

英雄功名富貴之秋

大同諸將謀曰今黃巢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四方云云

名聞天下

勇冠諸軍

鴉軍至

克用前此有叛國之罪朝廷兵不能誅討既乃赦而用之克用破賊復張安始得為今人

矣

乘電繼城

綱目云克用破黃巢復長之功而全忠無故襲之其罪大矣然克用不自謹重乃以輕挑取辱乘電追城而走克用亦豈為得乎

昭宗

明粹有英氣

明粹體貌也英氣志氣也

有恢復前烈之志

朝廷天下之本

貴近恐沙陀太盛

綱目云夫三鎮連衡脅制天子殺戮大臣至謀廢立罪不容誅四方征鎮未聞有一人奉勤王之奉獨克用投筋奉兵赴急亦既振揚天討功績显著正宜乘機剪除蕩平凶逆而唐朝君臣曾無遠畧及形疑忌之心是何為謀之不審也噫何東之勢極方旋鳳翔之勢愈熾尚淮谷哉交諫以為不可

綱目云昭宗欲使諸侯將兵雖非上策然亦足以外攝藩鎮內制中官矣此司不便可也而南

牙亦請罷之此必崔昭緯與岐華為腹心耳小人奸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也李克用有勞則代之杜讓能忠則計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叛奄則戮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昭緯崔胤孔緯張潛各倚藩鎮為外援差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澄源也

威震天下

歆後宰相

綱目云世固有如啓之類一旦柄用則悻悻然

自以為人莫已若不至於敗乃公事而不止今
觀啓之拜相自知甚審累讓不獲則亦未可厚
非者他又何啓之敢望哉用過者昭宗之過審
於量已者鄭啓之明也噫

時事可知

梁太祖

自為帝王

綱目云而盜竊回心盡下猶知畏人則有不可
亡者但不充其類而已宋溫為二十一年率竊
唐室全曰立初無諫止預其利也見溫被衣

稱帝則惕然驚駭發於言
也惜其不能堅守所志歸
石碭山既居王爵而

奉家為賊矣

存勗夾寨之戰

綱目云喪不二事故春於背喪而即我者皆

深幾之惟其門庭之寇亡係焉然後從權制

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漢當誥之後也

若存勗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听耳梁罽

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

於是執衰感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論設

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身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其復安君子美之畜訓大矣

均王

先王遺言

晉王自曹先王語余王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哉吾家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宗社稷為心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

唐莊宗

尊奉時晦

此子志氣遠大

生子當如季亞子

存勗後又大敗梁軍于胡柳與梁限何而百戰皆均王時事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嘆曰許箕裘之裔紹敵國之雄是必有大畏厥志也

意在復唐宗社

誤志歟

綱自云終始為唐不失臣節承業其賢矣哉

以伶人為刺史

綱目云賢者仕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刺史者也陳俊之刺荊州儲德源之刺憲州唐主七國之本在是矣

優名李天下

綱目云酷好優伶尤其素謂甚至優名理天下躬自為之甘蹈下流而不可謂所以寵信其徒撓

亂國政論於威下不自知也

理天下只一人

上章自理

始可自全

綱目云莊宗失道寵信伶宦弑戮無辜軍民怨叛嗣源胡人自不知書未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既棄甲獨奔又欲束身詣關上章自理本心知明初無他意其情亦可原矣復為李紹榮所道近於逃死然後入洛入汴之行始不可遏豈可槩以反送也矣

明宗

焚香祝天

鑑云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

聖人由是觀之大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天生聖人為生民主

所行特合於道

內無声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察內藏庫賞賚
吏治賦蠹雖不知書所云云文孝不修而施為
黜有以合乎治道天資殆非人所能及焉

路王

陰為自全之計

晉商祖

飛狀以迎

綱目云自河東拒命唐人習於迫降而不耻故
楊光遠降而趙德鈞維之趙德鈞降而襄從間
維之至是唐主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飛狀迎
晉主則唐主淮與守哉

出帝

延廣囚其回圖使

綱目云一回圖使特敗易之官而囚之者此夷
晉交惡之始也

胡騎四出

夷馬雜踏致中國空虛者雖謀國之乘刺實貽

謀之不臧也

綱目云甚矣狀之不可與共功也高祖借突厥之車爾宗資回紇之助皆不旋踵而懼其禍人况石晉得國於契丹乎傳祿未幾有為所滅晝其受福之淺深視其得力之輕重始是終是毫厘不差故大晉之滅胡騎四出標掠不惟謀國之乖刺盖天意借是垂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夷狄不可與共功欲其戒之謹之無自貽伊戚耳

漢隱帝

七錐

以武夫而不悅文李固不足責也然君子不能不為之致意焉

下但禁教一

宗

豕安危在此一豕

皆實劉崇

行姑息之政

綱目云五代之際將驕卒惰久矣高平之戰兵鋒始交樊惡能以微寺即引兵先遁右軍遂潰

向非世宗親犯矢石臣亂身先士卒則勝敗固未可知幸而大捷叛將復還釋此不誅則是弃王與敵之人可以僥倖漏網者也被法行辟責其賣貨軍政始行世宗兵威之振實肇乎此

大簡諸軍

細目云前乎此蓋嘗聞賜諸軍優給賜將士緡身矣未聞有所謂簡閱諸軍者而周王能行之豈不為可予哉

兵務精不務多也惟明主不為始息而大簡閱焉

所向克捷

商確大義

天下之事敗於獨斷成於中謀宜明主必盡入之情焉

文武參用

秦隴平淮右復三閩皆武人之是用考制度修道禮定正察諫刑統皆義人之是用人品不同而因人以使者明主其見出前古乎

恭帝

陳橋夕爰

治安之本

人始服其英武

發姦摘伏如神

宋太祖

士卒服其威

帝王與庸人不同自其專軍政之時人

心已已而之豈待陳橋之變而後恩哉

點檢作天子

中外推戴之議

黑光相盪

攬轡長言將

帝王施為不苟也約將士於法度之中而以安

輯中外為首務焉

帝王之具自有天命

中外警服

為國長家又計

天下自安

外重則為內患也制之而不使之重則一統之

治得矣

非統御才

上下相安

宴酌釋兵權

鑑云禁東之兵驕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正孟子所胄不得罪於臣室裴度所胄處置得宜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令豈不動七國之變哉至稍存形迹

范質魏仁王溥自以前朝舊臣

云

得罪於臣

奏御之多始此

世修降表李家

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出降前蜀王氏之

亡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云出雲宰相須用讀書人

以秉鈞之任而必歸諸繼術之儒明主誠為知言也

五星聚奎

鑑云以五代雲務昏禮之久所以啓我宋尺日開明七候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然奎星固天下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思魯明復之繼未出安定湖李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閩中之李未盛於天下而文

師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天象當文明之次雖
所以昭太平而實啓斯文之兆也至是川雲哉
趙普社稷臣

許相臣以柱石之任其於遠逸得矣而知人則
未也

趙普在世宗時范質薦為徐州軍士判官天象
上立雪中

曠不能著
非臣所知
吾意正爾

俱漢氏不血食

性理云天下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
之列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列氏
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槩荅曰云
辭直
理順焉

不以大軍北伐
以天下為已任

補綴以進

刑賞天下刑賞

普立宮門不去

剛毅果斷類如此
得滂以此

戒勿暴掠生民

鑑云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管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兵師戒以不殺一人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有也

渡江陳策

要見若水去就知所擇如此

天下一家

宜早為之計

彬病愈矣

上位橫羅鋒鏑者

鑑云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盡念民無定主當乱世則為強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敗之致有橫羅鋒刃遂至於感泣也惟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至之哉

舟中惟圖籍衣衾

奉敕江南幹事回

錢俶來朝辭歸

性理云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以我

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見留之亦以河東未平
不容易留住這漢

復觀太平天子

豁達有大度

洞開諸門

此如我心

鑑云宗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孝而方寸之地

正大明白直與堯舜之心合也

犯法有劍

妻求爵賞是犯法也

用儒臣分理群國

鑑云以文臣知州此以知州易方鎮也又命朝

臣強幹者出五知縣所以革藩鎮之繼之弊也

專務愛養民力

禮而存之終其世

去白起像

深咎不武之人而廢從祀之典人生重厚之心

也

以卒文悅為房州守

還葬如禮

贈韓通死節

終身不授節越

韓通謀率中禦太祖軍校王彥昇逐焉奔命專

殺云

依樣畫葫蘆

親策制科峯人

詔求遺書

彬上有條理

太宗

國有長君

自多分痛

晉王龍行虎步

獻十策

怒斥使去

離席之伏

臧吏遇赦不叙

不行北平之賞

上攻幽州德昭後征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
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心上聞不悅故又
不行北平之賞於此可以見其不有其兄之子

而杜絕傳位之漸矣

普復入相

帝嘗以傳國意訪普上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

不如無知

塗膏鬻血

寇準越班對言

洙淮罷汚

太平興國

宋論有明說

手不釋卷

闔戶有啓書選

定天下致太平

疏四方人才待用

大事不糊塗

合輔之器當識大體帝知呂端大事不糊塗而決意相之可謂之擇一相矣

真宗

遣相詣襄王

王門所役將相

定親征之議

瓊麾東士進輦

賦詩退虜

以強悍之人而有委靡之態者亦天威足以併服之也

隻輪不返

中國之御夷狄必思為可久之道而不徇一時之小仁也

不忍生靈重困

以姑息之小仁而踈禦戎之長策所以啟異日

無窮之禍也

出欽若知天雄軍

自送準

春秋小國所耻

孤注

惟之計甚是欽若以是而造謗非也

植三槐于庭

預擬榮寵之機以期待乎後世者君子論事蓋亦以理勝也

深沉有德望

上表乞糧

朝廷有人

外夷有拆服之心大臣之議有以屈之也

請封禪以鎮服四海

聖人以神道設教

且不能止其事

兩句尚不能行

聖人之言終身誦

李文靖真聖人

追先見之知而尊先知之人當時政洽可以微

觀也

不能以正自終

比之馮道

事君不可少違乎忠謀也一臣效之不逮而議

議隨之

張詠榜得人最多

謹重有德望

仁宗

學士用其語

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

王曾正色立朝

真宗末太后有專制之患雷允恭丁謂相結擅
權王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而令其權處分軍
國事朝廷賴以為重

進退事莫有知者

夷辭有力

人臣以正君為急也君有不正而逢迎之君子
大為之痛惜焉

不知有羞耻事

鑑云仲淹譏切時政落職知饒州余靖言其憂

逐言事落職監筠州尹洙自言仲淹云黨落職
監處州政陽修胎書責諫官高若納不能救云
云所謂羞耻云者中賢之進為德事則中賢之
去為羞耻事恐非指發后之事

四賢一不肖詩

蔡襄作四云云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納

閉門不救劉平戰

毋以延州為意

宵中自有數萬甲兵

鑑云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亦將領之

將三千人夜訓練量賊虫寡便使更出禦敵之
人聞之曰云云

韓范宣力居多

鑑云韓琦仲淹號令嚴明撫愛士卒諸姜來者
推誠撫接咸感恩威不敢輒犯邊境吳之不得
以呈畫藉云云

以弼報使

國書故為異同

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
其割地使不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

循弼

此盛德事

命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哄院諫賊以韓琦范
仲淹為不密副使召夏靖為樞密使諫官論罷
疏以杜衍代之名石介喜曰此云云

為此怪鬼輩懷事

終始如一

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云此君子之明也

偽朋真朋

進真朋則天下治

仲淹列奏十事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
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
十重命令

務裁僥倖

封還內降

一網打盡

一日除四使

時張貴妃寵冠后庭堯佐其伯父也以故驟除

宜微節度景靈即牧四使

士大夫相慶得人

人情賢於夢卜

如此則富弼耳

安石有重名

蘇詢著办姦論

三劄五規

君德御臣揀軍三劄也保業惜時遠謀謹務實
五規也

君子滿朝

始終如一日

英宗

韓公必有說

議崇奉濮王典禮

交論以為不可

鑑云為人後者曾其所後為父母而曾其所生為伯叔父母此天地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不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強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諸又為齊衰期以別之所以明其至

重也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以此觀則稱親之譏其失禮固已甚矣而馬光等私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知期親等屬故事則非亦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承襲奉爵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神宗

士大夫素重其名

疏其十事

除之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
任則不辭一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
尊三也居正府乞多御批以阻異議四也自糾
察司舉取與法官爭論每

修泉府之法

閩杜鵑不樂

禽鳥得氣之先

天下自此多事

君輩坐不讀書

近使察農田水利

頰為異同

焚香告天

附會新法擢第一

伊呂之任

更科舉法

三不足

先見不如呂海

差役募役如何

置三經義局

鄭俠畫圖上書

安石以為奇謀

大●安石馭民財力王於用兵之所用在於破
遼然畏遼之大故必先於夏王韶之策適與石
合所以為之奇謀

惠卿遂閉其塗

初未附和新法至在求富貴而已其心未必以
為善也其口則云然尔惠卿●執政思天下推
安石為愈已乃發其無仗上知之書以頌陷之
尔合尔離或譽或毀推乎手富貴之●得豈
計新法之善不善哉

大事自決

藩臣之體當如是

東西失地七百里

遼人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為
欲取必與之說卒遣韓軫割與七百里之地蓋
安石之枝窮矣後使共事之人踵其故志以用
於之時而遽以因難焉

構然西蕃

詩案黜罰

三旨宰相

間奏勸哭

富弼名聞夷狄

思義老而彌篤

宗孟不取司馬光

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

性理云神宗只會好用兵用得人不着費了無限財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

哲宗

猶其說於士大夫間

司馬相公

東士望見以年加額天下以為真宰相如此

番相天子活百姓

有古人風

以名節自勵

與自家意思一般

光風霽月

於人必有所濟

以新法不合去國

程顥始有察訪之遣為安石用者欲其有所幹旋其不義以就其善也既知不可化晦則去之

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識之明志之高量之宏蘊
之美而能然也願乃新進之士蒙安石引致富貴
之塗乃直道正辭以虜絕之其亦可謂之推厥後
遂聖學既絕之統盡自不為中來也

玩心高明

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

雍嘆其聰明

儒者義理之學

救焚拯溺

天若祚朱

性理云司馬先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
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違血其他況公曰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
政論事發言能如是中理強聖人不過如此說
近於終者也

此法終不可罷

其利之私勝則天下之法微矣

中國相司馬

四夷見唐問度安否遼使至必問富公安否金
人必問宋先生安在可貽論

新刊通鑑

史意卷下

十一

自不妄語入
以禮法自持

私治甲子劉氏
日新書堂新刊

新刊通鑑一
勺史意卷之下終



